

幸福

Happiness

保卫战

Battle

魏晓霞 / 作品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幸福

Happiness

保卫战

Battle

魏晓霞 / 作品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保卫战 / 魏晓霞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

社, 2013.2

ISBN 978-7-5354-6199-5

I. ①幸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9602 号

选题策划: 宋 强 马培培 李小宁 图书监制: 吴 双 王 平

责任编辑: 武春玲

特约编辑: 陈小燕

装帧设计: 汪要军

出版: 长江出版传媒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
印张: 21

版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0 千字

定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01

女人真不该跟男人较劲，较劲的结果是煮熟的鸭子都得飞了。

爱情不是做生意，不一定非要强强联手，可董芳看不透，弄得自己形影相吊空望月，不幸沦为乔乐生的高级粉丝。粉丝是什么下场？只能仰慕，却永远不能融入偶像的生活，最后眼睁睁把他拱手让人，还让给了一个自己恨不起来的人——发小、闺蜜杨曼，一个有点娇气、有点任性、还有点傻，却懂得小鸟依人的女人。

庭审在即。

乔乐生拎着公文包，昂首挺胸，像一只亢奋的小公鸡，踌躇满志地迈上了法院的台阶。一群长枪短炮武装的记者黑压压席卷过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

今天的案子引人注目，被告是一个反抗城管野蛮暴力执法的小贩，情急之下出手刺死了城管队长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种案子必将吸引社会大众的眼球，防卫过当还是故意杀人？肇事者能否免除死罪？都是百姓关注的焦点。各路媒体纷纷出动，为被告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乔乐生理所当然成了明星。乔乐生当明星已经习以为常，他的目光越过一张张仰望的脸和一堆话筒，俯视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，脸上露出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笑容。

乔乐生回答记者提问这会儿，董芳坐在装饰设计工作室的镜子前纠结万分，突然对自己的妆容失去自信。表妹兼助手甜甜一看就知道乔乐生又代理了大案要案，调侃她说：“又去旁听，不嫌累呀？赶紧结束单恋，跟他摊牌得了！”

都知道旁听是董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却只有甜甜知道这完全是因为乔乐生。单恋是董芳的隐私，她不接甜甜的话茬儿，吩咐表妹好生盯着工作的事，就急匆匆出了门。

乔乐生和董芳，一个来自三线小城的凤凰帅男，一个来自首都北京的孤傲美女。两人是北京同一所综合大学的师兄学妹，一个学法律，一个学设计。上学时都是学生会头头，虽然互相吸引，表面却摆足架式，谁也不主动亲近谁。这主要缘于乔乐

生内心深处的自卑和董芳下意识的自傲。

乔乐生早董芳两年毕业，光阴在各自的忙碌中飞快地流逝，两人的关系仅仅从“同窗”进化到“哥们儿”。乔乐生的事业春风得意，似乎全世界都在为他开路。董芳一直暗暗较劲，也是一步一个台阶，把家居设计工作室经营得风生水起。

董芳转眼二十八了，自尊心却不容许自己主动进攻，她在等乔乐生有所表示。而三十而立的乔乐生内心却被捞取功名的奋斗激情充塞，他要创一份辉煌大业，他要跻身法律界的金字塔。对此，董芳既喜且忧，她对内心这份感情却更加确定了。

毕业这些年，两人一直以“铁哥们”相称相处，关系若即若离，谁都不碰那个敏感的字眼儿。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乔乐生不解风情，董芳的豪爽泼辣和北京妞儿的大大咧咧也帮了不少倒忙，至少给乔乐生造成了某种错觉，所以两人要想大大方方见个面，都得拿庭审啊、节日啊、生日啊这类的借口说事儿。

董芳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，庭审已经进入辩论阶段。

乔乐生风度翩翩地站在被告律师席上，慷慨激昂，声情并茂。董芳坐在旁听席上，目不转睛把他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尽收眼底。乔乐生的工作状态简直帅呆了！每当这时，董芳总被深深地感染和俘虏，情路上得不到归属感的她，在失落之中总算得到一点心理补偿和片刻满足。

“大家是否想过？法外暴力如果得不到严厉制裁，必然会助长某些公务人员暴力执法的风气，暴力就会成为习惯，成为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，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肌体是多大的伤害？面对暴力实施正当防卫，这不仅是维护自身权利，更是捍卫社会秩序，是舍生取义的壮举！应该格外得到尊重和保护！”

董芳听到激动人心处，情不自禁地带头鼓掌。乔乐生被打断，显然对这掌声并不领情，他稍停片刻，声调更加高亢，态度更加激烈。

“面对非法侵害时的防卫行为，不仅是本能，更是美德！如果反抗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赞扬，反而受到谴责甚至要被定为死罪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判决所要伤害的，就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法定权利，而将是整个法律的尊严、社会的伦理和民众的是非判断！”

旁听席一片热烈掌声，董芳被乔乐生的正义感和人性力量感动得热血沸腾，泪花飞溅。她定定神终于暗下决心，庭审结束后，要把内心的秘密彻底向他摊牌！

乔乐生总结陈词，希望本案的判决，能够证实司法体制还有起码的是非观和独立性；希望本案的司法过程，能够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公平正义，能够让我们的民族学会在前进中不断反思，并坚定地站在法治和人道主义这一边……

董芳听到这儿，对判决结果已心中有数，悄悄起身溜出去，给杨曼打电话。

杨曼是董芳的发小，小学到中学的同桌，考大学时进了南京医学院。父母不放心女儿远走，放弃北京的生活陪读，一家三口干脆回了江苏老家。

杨曼毕业后一直想回北京尝尝“浪漫北漂”的滋味。发小董芳在北京，来了就有依靠，所以不顾父母反对拎包就走，到了首都机场才给董芳打电话，董芳被她打

个措手不及，只好临时托人帮她安排工作。杨曼倒落得清静，度假一般悠哉游哉地逛街游玩，到处看北京的变化，这会儿正逛得兴起。

杨曼是典型的江南女孩，虽不十分漂亮，但朴素典雅，温婉怡人。这会儿她站在公共汽车站接电话，董芳叫她帮个忙，马上去花店买一束香水百合配红玫瑰，“要快，我在法院等着用呢！”

法院门口。乔乐生被记者围着追问“案子赢了有何感想”之类的弱智问题，有点提不起兴致，瞄见董芳站在人墙外欣赏地看着他，立刻礼貌地打断提问，撇下记者朝她奔过去。

“乔大律师，今天我得好好犒劳犒劳你，辩论太精彩了！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律师，理性而不冷酷，法理和人情并重。”董芳就这脾气，跟乔乐生说话总透着一股“公事公办”的正经味儿。

乔乐生大大咧咧地拍拍她：“这几年没白旁听，进步不小啊！聪明，绝顶聪明！”

董芳嘴上从来不饶乔乐生：“女人不聪明，男人不进步。男人在历史舞台上蹦得那么欢，不就因为女人是观众么？”

两人正逗着，杨曼怀抱一束鲜花匆匆赶来，远远看到董芳和乔乐生，小心试探地叫了一声：“……董芳！”

乔乐生回头，眼前一亮，心中一热，被清纯可人的杨曼电着了，不由愣住。

有人一见心仪的女性就前言不搭后语，乔乐生见到有感觉的女人却妙语连珠：

“哟，天使降临！敢问这花是送我的么？”乔乐生用秒杀的目光看着杨曼。

董芳看到乔乐生的表情，愣了一下，清醒过来，慌忙接过花，亲手送到乔乐生怀里：“这花是我送你的！”重重地强调了“我”字。

乔乐生接过花，眼睛不由自主在杨曼身上打转：“哎，董芳，这位送花的小天使是谁呀？”

董芳无奈，不情愿地叫杨曼过来认识一下：“这是我大学同窗、乔大律师……”

乔乐生顾不上社交礼仪，主动和杨曼握手，话也多了：“杨曼小姐，你好你好！我是乔乐生，快乐的乐，生机勃勃的生！嘿嘿……”

董芳在一旁看到乔乐生这副色迷相，心中气恼又不便表露。乔乐生看不出眉眼高低，追着问：“哎哎，董芳，你还没介绍呢，她和你什么关系？”

董芳故意淡淡地：“我发小，从南京北漂来的。哎！我们姐妹刚重逢，你就别色迷迷地追着问这问那了，放尊重点儿！瞧你哪儿像个大律师的样子？”

乔乐生拉着董芳借一步说话，悄声耳语道：“哎，哥们儿，坏了！”

董芳不明所以，问他什么意思？乔乐生语气更加神秘，煞有介事：

“我刚才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了！”

董芳以为听错了，乔乐生却肯定地点头，悄声请求：“给牵个线搭个桥呗，哥

们儿什么样人你最清楚，肯定不会亏待你姐妹的！回头我请客！求求你了……”

董芳脑子顿时乱了，呼地冒出一头虚汗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她还没接住乔乐生这突然、意外又浑蛋的一招呢，却见他已经转身走向杨曼，慌忙一把拉住他。

乔乐生回回头：“怎么了？你不会连这点儿忙都不肯帮吧，哥们儿？”

乔乐生“哥们儿”不离口，无辜地堆着讨好的笑脸，眼巴巴地看着她。董芳心里一万个不情愿，却还是要个面子，都仗义这么多年，能在这关键时刻坏了哥们儿名分，丢了宝贵的尊严么？再说，在乔乐生这样的眼神之下，她毫无招架之功；在一直尊敬自己的发小、无辜的杨曼面前，她除了打碎牙咽肚里，还有第二条路可走么？……豁出去了！

董芳句句咬牙，字字带血：“谁说我不帮了？不就当媒婆么？什么了不起的？”

眼看没心没肺的乔乐生顿时喜笑颜开，双手抱拳致谢，董芳掩饰痛苦、虚弱地转过身去，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：“杨曼……”

汹涌的车流中。董芳心神不宁地开着车，目光空洞。刚才那不堪的一幕还在眼前，她悔恨没及早向乔乐生开口，哪怕提前一秒钟，也不会发生这悲催的一切！

还从没想过杨曼会抢了自己的风头，这算什么？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董芳对杨曼恨不起来，只恨自己不该让杨曼跟乔乐生碰面，恨乔乐生平时像个正人君子，关键时刻却重色轻友，色迷心窍，色鬼一条！

最让她伤心的是，自己在他面前晃悠小十年了，他一直在那儿假装坐怀不乱，一遇上杨曼，居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！这到底什么人啊？

正当董芳心乱如麻，一辆越野车突然并线，董芳来不及刹车，“嘭”的一声追了尾。她气急败坏跳下车去，越野车上的西装男人也下了车。

董芳怒冲冲地上去，一肚子郁闷找到了出口：“请问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知不知道并线要有提前量，还得打转向灯？你哪儿学的这一手儿啊，我问你？”

男人上海口音，满嘴斯文，连连道歉，请求董芳先把车移到路边，让道路保持畅通。董芳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这不是假装文明么？真文明就不该这么开车！”

男人解释说今天临时开了朋友的车，不太熟练……董芳劈头盖脸教训他一顿：“不熟练你就敢上大马路来表演车技呀？这和醉驾有什么区别呀？”

上海男人也是一根筋：“这个和醉驾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吧？”

董芳毫不客气：“我看没区别，都是出来捣乱、搞破坏的！”

男人看看前后围堵的车流，突然强硬地请董芳把车开到路边，再谈余下的事情。董芳平时最恨出点儿小刮蹭就堵在路上不算完的车主，连忙掉头走向对方的车：“你开我的车，我开你的车！甭想跟我要花招，想逃？没那么容易……”

4S店服务大厅。董芳和上海男人相隔两个座位、并排坐在窗边椅子上。

董芳现在知道他叫林一樵，某跨国公司驻北京分公司的高层。林一樵看看董芳一脸不耐烦，不停地道歉，又被董芳冷淡地抢白了几句。

林一樵无奈地笑了：“看你这位小姐挺善良的，怎么说话老是给别人吃枪药啊？”董芳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失礼，平复一下情绪，解释说，今天本来就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，路上又撞了车，“也不能全怪你，是我自找的，我自找倒霉。”

林一樵不知董芳有所指，抢着检讨自己开车心不在焉，工作压力太大，要考虑的事太多，还说下次要在仪表盘上贴字条，写上：集中精力，谨慎驾驶……

董芳扑哧一声笑了，没想到林一樵还挺幽默。林一樵说，活在世上如果没有幽默感，会很累的。董芳讽刺地问他做什么工作的？不是哲学家吧？林一樵苦笑着说，学的是哲学，却发现生活不需要太多的哲学，所以就丢了哲学，研究起了消费心理学……董芳心不在焉地应付他，哟，够深奥的！那你怎么看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呢？林一樵说，他发现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消费误区，以为大把扔钱就是消费，不知道消费也是一门艺术、一门科学……

林一樵撞车撞出个漂亮的女听众，不由得谈兴大发，董芳却心事重重，充耳不闻，眼前晃动的都是乔乐生和杨曼的影子。

此刻，乔乐生和杨曼正在人行道上漫步，杨曼崇敬仰视的目光让乔乐生十分受用，兴致勃勃，侃侃而谈。他说律师是个很中性的群体，赖以生存的就是冷冰冰的法律，第几章第几条第几款，天长日久难免成为冷血动物。他说一个律师要保持人格，守住底线，除了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公平正义，还得具有悲天悯人的善良，难啊！杨曼不觉被眼前这个男人打动，他不但精明干练，还挺有真性情。

路边坐着一个残疾乞丐，两只袖子空荡荡地垂着。杨曼一见连忙打开包找零钱。乔乐生看看乞丐面前铺着的纸：“求助！无良老板伤残不赔，急需筹钱打官司……”，连忙上前说：“您没钱打官司，我可以提供法律援助，没必要在这儿乞讨，走吧，咱们找个地方谈谈……”

乞丐顿时吓着了，跳起来迅速逃窜。乔乐生提醒杨曼，有钱要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，否则损失点钱事小，感情被利用，以后就会不相信任何人，这问题就严重了。正说着，远远看到骗子带领两个壮汉气汹汹朝这边跑来，明显是寻仇来了。

乔乐生沉着地一把推开杨曼，让她赶快躲到一边打电话报警，自己朝另一方向跑去。几个人追踪乔乐生远去，杨曼躲在树后，哆哆嗦嗦打电话向110求助。

报了警，杨曼战战兢兢地在树后等着，突然被一只大手拉住，吓得惊叫一声。乔乐生安抚地拍拍她，说几个坏蛋被他骗进了一家商场里，够他们转一阵子的。

这一场惊吓，杨曼已经对乔乐生产生了强烈的依恋，她像见了救星一样拉着乔乐生不放。乔乐生却接到事务所李主任的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去一趟，有要事商量。

两人互留电话，说好再约，乔乐生又开车送了一程，杨曼满怀期待地离去。

乔乐生赶回律师事务所，连海集团董事长于连海正在等他。

连海集团以无公害农产品的批发零售为主业，是本市民营企业中赫赫有名的纳税大户。于连海性格斯文，却掩不住霸气外露，他行事风格果断干练，说一不二，

煞是威风。

今天于连海心情不爽，早晨秘书汇报说，花钱请来的债务公司催债时动用武力，把欠债人打残了，欠债的反成了受害者，将连海集团当作连带责任人告上了法庭……于连海最看重企业声誉，当即拍着桌子跟副总老黄急了，命他赶紧找到最好的律师：“我不信这事摆不平！这年头只要有钱，还有办不成的事儿？”

当黄总把乔乐生的情况介绍完，于连海当即决定亲自上门，拿出刘备对诸葛亮的诚意，请乔乐生出马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打赢这场官司。

乔乐生和于连海对坐，互相打量两眼。于连海知道乔乐生的名声和实力，乔乐生也对于连海的能量略有耳闻。

于连海开门见山：“乔律师，我这案子可就拜托了，钱不是问题，您开个价……”

乔乐生不接茬儿：“听过这个说法么？——碰什么都别碰债务清理公司。讨债伤人这种案子输赢很难说，要看你和债务清理公司当初的委托协议。不过我至少能帮你理清责权，争取减少点儿损失，至于别的，我没法向你保证。”

于连海急于知道官司交给乔乐生能不能赢。乔乐生却不动声色：

“我只能说，欠债不还一旦成了风气，老赖就成了弱势群体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一个社会要健康有序地发展，必须得让那些肆无忌惮的人有所顾忌！这案子已经超出法律层面，关乎老百姓的生存质量问题，我当然希望只能赢不能输。至于交给我还是交给别人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？”

于连海紧握乔乐生的手：“我就是冲你的名气来的，拜托了！”

趁于连海办理委托手续的空当，李主任把乔乐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
主任对乔乐生能吸引到于连海这样的大客户很兴奋，夸了他几句之后，提醒他对于连海的案子要谨慎，听说这人挺难缠，每次打完官司都和委托律师结梁子。乔乐生自信地说，我帮了他还结什么梁子？本律师还没因为案子树过敌。李主任松口气，约他晚上一块儿喝酒。乔乐生因为工作打断了约会觉得对不住杨曼，这会儿想起杨曼的可人模样和自己的承诺，立即果断谢绝：“今晚不行，我有重要约会！”

甜甜正在董芳设计工作室的电脑前忙碌，董芳面色苍白、没精打采地进来，没好气地摔了包，坐下叹气。表姐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甜甜以为乔乐生输了官司。不料董芳开口就是一通牢骚：“你说乔乐生这人多色呀！刚见杨曼一面就迷上了，追着让我给牵线搭桥，我今儿真够倒霉的，好端端的突然‘被媒人’了！”

甜甜大吃一惊：“啊？你还真给他俩当媒人啦？我说你你你，老姐，你凭什么这么宠着乔乐生啊？你宠儿子呢！啊？”

董芳无奈地说，乔乐生欲火焚身，她当不当媒人，都不影响他往杨曼身上扑。甜甜扼腕痛惜：“完了完了，自己辛苦培养的男人，光欣赏不下口，现在成别人的盘中餐了！”

董芳心里滴血，嘴上还假装不在乎：“哼哼，他那种人能承受得了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儿么？”甜甜嘴一撇，不屑地讽刺表姐：“还女孩儿啊？都奔三了，逮住机会还不赶紧上！我要是喜欢一个人，就当仁不让、赶紧把自己嫁给他！事实证明，过了这村往往没这店了。”

董芳更加沮丧，不由恼羞成怒：“行了行了，你别火上浇油，我够郁闷的了。”

甜甜转念一想：“你把自己发小介绍给乔乐生也行，好歹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。我看先别急，说不定人家杨曼还看不上乔乐生呢！姐，你还有希望！”

董芳听到这里，面色稍稍缓和，总算恢复了一点点血色。

这时，杨曼敲门进来，笑眯眯地看看两人，静静地坐下。甜甜和董芳交换眼神，甜甜看出董芳急切想知道结果，于是连连追问杨曼觉得乔乐生这人怎么样？

杨曼矜持地笑了，说她没想到那么有名的大律师，一点儿没架子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董芳掩饰不住失落地看甜甜，甜甜正朝她做鬼脸。

三人说着话，杨曼突然拿出手机看了看，兴奋地说，是乔乐生的短信！

董芳慌了，催杨曼快看看他写的什么？杨曼翻看着，说是约她晚上一起吃饭。董芳这个意外呀，啊？他就这么急呀？杨曼没主意地问董芳，你说我去不去呀？

董芳没好气：“这种事别问我，我只管介绍你们认识，感情的事问自己吧！”

杨曼一听，立刻听从感情的召唤，满心欢喜地起身告辞走了。董芳浑身冰凉，如同一只落汤鸡，颓然瘫坐下来。

甜甜怜悯地看看她：“姐，当初你不听我的，老是在那儿礼尚往来，没直扑乔乐生，现在可就剩后悔了吧？”

董芳喘着粗气硬撑着面子：“我干嘛后悔呀？只要我想嫁人，分分钟的事儿！”

夜晚的北京街头，灯红酒绿，一片祥和。乔乐生驾车，杨曼坐在旁边，不时悄悄打量他，掩饰不住笑意。乔乐生猜透了杨曼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约她吃饭。杨曼率真地承认：“是啊，白天刚认识，晚上就约会，是不是太快了？”

乔乐生宽厚地笑了：“小姐呀，都什么年月了？你还这么原生态！质朴是可爱滴，太质朴就奇怪啦……”杨曼不好意思：“人家是女孩子，能跟你们男人一样吗？”

乔乐生欣赏地看看杨曼：“你跟董芳果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景啊！”

杨曼听到董芳的名字，怯怯地问乔乐生，是因为董芳才喜欢我的吗？乔乐生说你太低估自己的魅力了！董芳是我哥们儿，你别多想。

听杨曼说，董芳平时只要一提起他就夸个没完，乔乐生很意外：“不会吧？她每次见到我可都是残酷讽刺、无情打击呀！她这人就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再好的菜都得撒上辣椒面再往上端。不过嘴辣心热，做朋友也挺好！”杨曼笑了，董芳有时候训起闺蜜来也挺不给面子，不过因为她们是发小，杨曼已经习惯了。

两人正商量晚餐吃什么，乔乐生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老乔临时出差到了北京。

乔乐生连忙向杨曼道歉，咱俩这顿饭得改日再吃了。杨曼却爽快地要求陪他一起去接父亲，乔乐生见杨曼这么体贴，顿时喜出望外，大脚加油，带着这个意外“惊喜”去见父亲。

乔乐生和杨曼在车站接到大包小包的老乔。老乔是山东老家酒店的大厨，要退休了，单位临时给了一次出差机会，让他顺路看看儿子。听说杨曼是儿子刚认识的女友，老乔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回家路上，乔乐生问父亲想吃什么，老乔出门上火，就想喝口粥。善解人意的杨曼当即表示可以给乔叔叔熬粥吃，她平时经常自己做饭。

乔乐生意外惊喜，现在的女孩儿少有会下厨的，对杨曼好感大增。回到乔乐生宿舍，杨曼很快端出三个小菜，一盆粥，三人吃得喷香。乔乐生狼吞虎咽，满足地抹着汗，直嚷嚷吃撑了，还把杨曼的厨艺夸了一通。老乔不由得感慨，这房子里有了女人，就有家的气氛了！

杨曼这会儿已经对乔乐生很有感觉，心里得意，表面矜持，看看表，起身告辞。老乔连忙示意儿子送送，乔乐生送杨曼出门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提前付了车费，杨曼却有点恋恋不舍。乔乐生许诺下次再约，杨曼才放心离去。

乔乐生和杨曼告别的时候，董芳正独自驾车，落寞失意地听着音乐，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荡。手机突然响了，她意外地听到了林一樵那一嘴上海普通话。

林一樵说，有些话当面不好意思说，打个电话，郑重向你道歉！董芳不觉笑了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当面道个歉就那么难？还得花电话费才能解决？

林一樵不好意思地承认，打电话道歉是有点不礼貌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请你吃饭，当面道歉……董芳说不用了。林一樵坚持：“要的要的，一定要的！有些话是应该当面说清楚才对。”

董芳心中郁闷，正想找个机会排解，于是隔天和林一樵吃了顿饭，没想到聊得还挺投机，约定有空再聚。林一樵对董芳印象极好，他不知自己只是个“候补队员”，一心一意展开了追求。董芳虽然没来电，但被追的感觉还是很受用。

乔乐生和杨曼一见钟情，杨曼的事他当然要负责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爱情也不能耽误，他大包大揽地把杨曼介绍到医药公司工作，在采购部门任职。两人关系突飞猛进，很快亲密无间，如胶似漆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乔乐生要设宴感谢董芳这个大媒人，地方任选。董芳决定选个高档地方狠狠宰乔乐生一刀，出出恶气，她还卖关子，说要带个人一起出场。

晚宴上，董芳带着林一樵正式登场，得意地介绍给乔乐生，说是她的男朋友。

乔乐生惊讶于董芳神速，什么时候钓上一枚学者型金龟婿？林一樵很谦虚地打圆场，说董芳这样的知性女子是他梦寐以求的，给足了董芳面子。

董芳脸上笑着，心里却较着劲，一边夸张地表现着自己跟林一樵的亲热给乔乐生看，一边大口灌酒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
乔乐生跟林一樵一见如故，以护花使者的身份叮嘱他要好好照顾董芳，不许让

她受委屈。董芳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，借酒发泄：“乔乐生你别装了，你真那么关心我吗？”

乔乐生说，有林一樵照顾董芳，他就放心了！并提议，今天高兴，多喝几杯。林一樵还没反应，董芳就痛快地迎了上来：“我先干了，祝贺我哥们乔乐生终于抱得美人归，祝贺我发小杨曼在这座城市有了依靠，也顺祝董芳我看破红尘，随遇而安……”

董芳动作豪爽一饮而尽，林一樵却听出了潜台词，看出了她心中的隐秘。

晚宴结束，林一樵开车送董芳回家。董芳一路笑嘻嘻说着醉话，林一樵却批评她，平时那么淑女，今晚这么失态。董芳迷迷糊糊地分辨：“我高兴，高兴还不行吗？”

林一樵当场戳穿她，今晚带他来，就是为了向乔乐生示威，“别以为我看得出来，我这个人老实但不傻。”

董芳不吭声，林一樵转眼一看，她已经歪在一边睡着了。

连海集团的会议室里，一众高管围桌端坐，向于连海行注目礼。于连海坐在首席，没了往日的斯文，显然很恼火，一句话一拍桌子，震得大伙心惊肉跳：

“这场官司必须赢！绝不能让连海集团的形象毁在这事儿上！我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你们这几天的任务是配合律师取证，不得怠慢！……以后遇事给我慎重点儿行不行啊？公司发展到这一步容易么！不是有人说我霸道吗？我不霸道哪有连海集团的今天？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敢再给我捅窟窿，我就拿他堵枪眼去！”

于连海训话这会儿，妻子王梅玲来到他办公室。于连海被秘书叫过来，看到王梅玲，顿时一脸不耐烦：“怎么跑公司来了？有事不能打电话么？”

王梅玲慢条斯理地喝茶，不理他。于连海无奈地解释他昨晚的行踪，没回家是因为外地来了几个老客户……王梅玲不客气地打断他：

“甭解释，我听解释听得太多了！都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了。”

于连海也解释累了，懒洋洋地说，我一个做生意的，工作性质就这样，你让我每晚十点前回家报到，大事小事都得跟老婆请示汇报，可能吗？

“我哪敢这么苛求于大老板啊？我最近一直在反省，觉得自己没选对人，我要的东西跟你给的都不对路，要怪就怪我当初年轻无知，猪油蒙心了！”

“也怪我没本事，完不成既给女人提供优越条件，又哄老婆孩子高兴的艰巨任务……”

王梅玲冷笑着讽刺于连海不是没本事，是本事太大了，需要你的人太多，你的精力不够分配，我和豆豆得到的太少，不公平。于连海一个劲儿强调自己已经尽力了。王梅玲说：“我明白，所以我不再给你压力，我准备重新出去工作，以后咱俩不合拍的事情会更多，还是离婚吧，离了大家都太平。”

于连海听到“离婚”二字并不意外，以前两人也多次赌气提过这事儿，于连海

也想过。但毕竟孩子还小，特别是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对儿媳、孙女很看重，于连海是个孝子，怕父亲经不起这番折腾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于连海沉吟地看看王梅玲，语气平静地说，他对这个家是有感情的，请她再考虑一下。没想到王梅玲态度坚定，一回拒绝：

“我谢谢你，再僵持也没什么意思了，离吧。”

于连海咬着牙关，压抑地请求：“把豆豆给我留下。”

“不可能！嫁你一回，我也就落下一孩子，甭跟我抢，我是孩子的妈。”

“要不这事先放放，等我把这桩官司打完，把公司的事理顺了再说吧。”

“我不等了！从结婚开始我就天天等，处理完这个再说，处理完那个再说……你哪回兑现承诺了？我今天是来通知你的，尽快签个协议书，离婚手续越快办完越好，拖一天，我就少活一年！走了……”

王梅玲说完起身离去。于连海坐着不动，他明白，这个女人已经铁心了。

王梅玲铁了心要跟于连海离婚，把他的私人物品收拾了催他赶紧拿走。于连海今天推明天，总说自己太忙，让她再等等，王梅玲一气之下叫了搬家公司，把于连海的东西直接装车送到他的办公室。

于连海被迫按王梅玲的意愿，回家签署离婚协议书。于连海的态度是房子可以给，钱也可以给，女儿豆豆必须留下。王梅玲态度更坚决，只要豆豆，房子和钱都不要。二人僵持不下。

王梅玲揭穿于连海对孩子根本不关心，从怀孕、出生，一直长到三岁，他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半年，孩子对于连海来说只是婚姻的衍生品，他根本不爱任何人，只爱钱！钱是他的唯一追求，孩子交给他完全不靠谱儿。

协议书没签成，于连海恼火得只想骂人。幸好集团黄总打来电话，告诉他，一直盯着的那只钢铁股有异动，开盘就有大手买单介入。于连海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到股票上去，果断地命黄总看准了就出手狠一点，凑整买进一百万股。

于连海被王梅玲纠缠得没了章程，只好又来找乔乐生。乔乐生一听涉及财产分割、孩子抚养权，脱口而出：“打什么官司呀？好聚好散，心平气和商量着办呗。实在不行，你是男人，又不缺钱，让一步算了。”

于连海郑重地强调，请乔乐生务必帮他争到女儿的抚养权，条件随便提。乔乐生对这种有钱能使鬼推磨思维的男人十分不屑，推说自己心太软，见不得女人的眼泪。再说，人家当妈的理所应当取得孩子抚养权，我要是接这案子，肯定帮孩子的妈。乔乐生推荐了所里专打离婚官司的曹律师接待于连海，于连海虽然失望，但对乔乐生推荐的人还是很有信心。

王梅玲本来最烦打官司，只想好聚好散，做不成夫妻，好歹留点亲情，没想到于连海非要争孩子撕破脸。行！我遂了你心，不就打官司吗？咱们就法庭上见吧！于连海更不示弱，他对王梅玲主动提离婚特别恼火，法庭见就法庭见，谁怕谁呀？

乔乐生在律师事务所里号称“拼命三郎”，因为能力出众而闻名业界。特别是近期代理的几桩社会影响力强的案子，更让他名声大噪。

事业成功，爱情甜蜜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乔乐生浑身散发出一切尽在掌握的豪气。这天早晨，他一踏进事务所大门，就被慕名而来的求助者团团围住。众人口口声声“乔大律师”，都要请他帮忙打官司，工作人员不得不上前维持秩序，一个个办理预约手续。

乔乐生正应接不暇，李主任带着大学生汪峻峰过来，说这孩子慕名而来，要跟乔乐生实习。乔乐生一脸的不情愿，手上的案子还没办完，排着队的案子还在等着，都快累成孙子了，怎么还给我加码呀？

李主任和汪峻峰的父亲是老关系，一边教训乔乐生别耍大牌，一边拉过汪峻峰给他认识。汪峻峰激动又景仰，对乔乐生深鞠一躬：“我是汪峻峰，险峻的险，山峰的山！”乔乐生只好无奈地伸出手去：“我是乔乐生，快乐的乐，生活的生。”

汪峻峰诚惶诚恐，握住乔乐生的手抖了又抖，乔乐生费了挺大劲儿才抽出手来。

李主任问乔乐生明天开庭的案子准备得怎么样了，他担心乔乐生翘尾巴，工作出漏子。乔乐生大大咧咧地让主任放心，艺高人胆大，我乔乐生什么时候怵过呀？

就好像要证明乔乐生的自信，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门被“砰”地一声撞开，几个闹事者气汹汹闯进来，让主任把杨律师交出来，说姓杨的吃了原告吃被告，还害他们打输了官司！今儿要跟他算总账，让他尝尝厉害！

乔乐生一把拦住来人，护住主任：“打仗没有常胜将军，打官司也没有永远不输的律师，你们可别逼我报警，杨律师如果真牵扯到违法乱纪的事，只要拿出证据举报他就行了，犯不着动武，一巴掌下去你又成被告了，何苦呢？啊？你们冷静想想！别忘了这地方可是律师事务所……”

乔乐生几句话就把事情摆平，领头的眨着眼睛犹豫半晌，觉得乔乐生说得有理，打官司都打出内伤，可不想再成为被告。几个人交流了一下目光，偃旗息鼓，道了歉，退出门去。

乔乐生忙着他的案子，没时间搭理汪峻峰，随手把一摞卷宗放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看。汪峻峰看不懂，大打公关牌，说自己本科学的传媒，因为爱好自修法律，特别想成为乔老师这么有名的大律师，事业有成、受人尊重，造福人类、青史留名……乔乐生对这小家伙不得不刮目相看，鼓励他有志者事竟成，也提醒他，律师和记者都是很辛苦的职业，都是人前风光。聊得投机，乔乐生决定带汪峻峰去旁听于连海案子的庭审，汪峻峰激动万分，谢了又谢。

连海集团应诉的案子如期开庭，法庭辩论十分激烈，汪峻峰坐在旁听席上紧张得两手冷汗，跟着庭上的形势变化一会儿紧张激动，一会儿欢欣鼓舞。

乔乐生的法庭辩论十分精彩，汪峻峰的手掌都拍疼了。法庭当场判决连海集团免除责任，于连海兴奋得追着乔乐生要请客，乔乐生却高傲地谢绝，头也不回地离去。汪峻峰更是大开眼界，从此对乔乐生崇拜有加。

这一次，董芳破天荒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，多年的“旁听史”就此画上句号。她坐在办公室里心乱如麻，没着没落，突然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杨曼在街边小吃摊吃零食食物中毒，已经被送往医院洗胃，董芳顾不上郁闷，直奔医院而去。

乔乐生匆匆赶到医院时，杨曼已经度过危险。董芳替杨曼抱不平，杨曼却紧紧护着乔乐生，董芳讨个没趣，讪讪告别，出了医院，心情失落，一个电话把林一樵叫过来，陪她在街边小摊喝冷饮，却情不自禁地向林一樵发泄。

林一樵莫名其妙，问董芳为什么突发邪火，有什么事不开心，说出来听听。董芳却无话可说，因为有些话只适合烂在肚子里。不欢而散之后，两人的关系被一抹不祥的阴影笼罩了。

乔乐生和杨曼那边却感情升级，杨曼大难不死，乔乐生要给她压惊，开车带她来到一个漂亮的高档社区看房子，杨曼意外得知乔乐生要为她买婚房，不由高兴得尖叫起来。

董芳得知乔乐生要买房子准备结婚，吃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，这也太快了吧？她内心的醋意翻江倒海往上涌，不顾杨曼幸福洋溢的样子，讽刺说：这座城市又多一个房奴。杨曼认为，这就更加证明乔乐生特别 Man！现在有勇气承担的男人不多。还说只要房子一到位，就准备结婚……

甜甜很佩服杨曼，这么快就搞定了乔大律师，一举实现了嫁个体面男人的理想。言语中有羡慕也有讽刺意味，杨曼被幸福冲昏了头脑，没听出甜甜的弦外之音。

董芳不自觉地拿出闺蜜的姿态，反对杨曼这么快结婚，认为有点儿早，还应该再考验考验，以防万一。没料到一贯没主意的杨曼在这件事上却特别有主意：

“早什么？这年头有多少适婚男女都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，有了合适的就该抓住不放，免得一不留神叫别人给撬了去。再说我跟乔乐生的关系不存在万一！”

董芳哑口无言，她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纠结和绝望还在作怪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

乔乐生买了一套二手房，图的就是生活环境成熟，马上就能装修入住。杨曼来找董芳，把装修的事儿交给她，乔乐生说了，董芳办事他放心。

董芳被迫为闺蜜做“嫁衣”，满心失落。偏偏这时林一樵告诉她，最近工作有变动，要到美国总部接一个项目，在境外工作三年。

董芳愣了愣，那好啊！走之前把婚结了，出国旅游可就出师有名、算探亲了！没想到林一樵为难，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等回来再说吧。董芳虽然并没真想结婚，可是拒绝的话从林一樵嘴里说出来，她就怎么都受不了，顿时黑脸。

林一樵解释了半天，最后归纳为，董芳在感情上犹豫，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各自一个冷静期。董芳还能说什么？这事从根本上是她对不起林一樵，确实应该找个地方冷静冷静了。

林一樵出发那天，下意识地站在安检门口等董芳，董芳却坐在候机大厅门外，没有进去。飞机冲上天空，消失在云中，董芳才落寞地离开。

当晚，董芳去会所和指甲钳、火锅等几个闺蜜汇合，进门的时候，众人正在谈

论感情问题。开美甲店的独身小富婆指甲钳正在抖落从网上贩来的段子：“听说了么？幸福女人有十个密码：一个你爱的人；两个爱你的人；三分慵懒；四个朋友；五个工作日；六分浪漫；七分灵气；八分智慧；九分独立；十分热情……”

酷爱吃火锅的大美妞儿火锅却懒洋洋接茬儿说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！我爱的人没有，爱我的人不详……性格沉稳的卢姐不动声色沉吟着：“四个朋友？加上董芳，我才你们仨朋友，看来咱们都缺一个朋友啊。”

董芳一进门，指甲钳就给她相面，说她脸上有晦气，追问她，是不是上海大帅哥林一樵欺负你啦？董芳假装不在乎，轻描淡写地说，都过去时了，别再提他！火锅连连叫好：“也该换换口味了，女人只要还单着，身边就不缺追求者，多好啊！”

卢姐淡淡地说：“追求者太多容易把你们惯坏。眼下没有不受污染的东西，男人和感情也一样。要与时俱进，适度挑剔，度掌握不好，就有毁了一生幸福的危险。”

董芳知道卢姐在说自己，委屈地辩解：“我不求门当户对，只求感觉到位，有什么错吗？到什么时候我的原则都不变：宁缺勿滥。”

指甲钳也在一边溜缝儿：“没错！我坚信真命天子还在赶来的途中，得给他充足的时间让他翻山越岭。我耐心等，我淡定得很，我一点儿都不慌张。”

董芳掩饰失落，一口接一口地灌酒：“我也不慌……真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慌！我就不信，除了林一樵，这天底下没有好男人了？”说着说着，心底的委屈再也压抑不住，不自觉地落下泪来，“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呀？他有什么资格？啊？”

董芳哭着还要喝。众闺蜜慌忙上前，七手八脚夺她的杯。



02

被迫将心上人拱手相让，还得为他人缝制嫁衣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么？董芳打掉牙和着眼泪往下吞，明明心中苦涩，却要面带微笑，北京大妞儿要的就是这份血淋淋的仗义！

自古英雄爱江山更爱美人，乔乐生也不例外。不过他坚信成功就有了一切，杨曼却迷信婚姻可以批发幸福。男人和女人一代又一代就这样鸡同鸭讲，各说各的道理，各有各的追求。

董芳身心俱疲回到公司，正撞上外号“牢骚”的公司职员在抱怨手头的活儿太难做，董芳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，当即命令全体员工连夜加班，谁也不许偷懒。

老大一发飙，员工都蹑手蹑脚，大气不敢出。董芳进了办公室，众人立刻一拥而上痛扁牢骚，骂他连累大伙儿。曹媛媛在一旁悄声猜测：“芳姐是不是失恋了？”

牢骚立刻做崩溃状：“完了完了，又要倒霉了，老大心情不好就爱拿折磨人解毒，都等着接招儿吧！”

只有甜甜了解内情，跟在董芳身后走进办公室，察言观色，试图安抚。

董芳吃下一大把保健品，才感觉恢复一点精气神。甜甜试探着问，林一樵在纽约混得怎么样啊？董芳摆手不让提他，早翻篇儿了！甜甜意外，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“撞车情缘”就这样草草收场了？董芳心里五味杂陈，懒得解释。可不是吗？那天要不是受了乔乐生和杨曼的刺激，偏偏又跟他撞了车，有林一樵什么事儿啊？

董芳转移话题，让甜甜通知杨曼来看新房的设计图。甜甜给杨曼打电话，杨曼却说要跟乔乐生商量商量才能定下时间。董芳心中酝酿，怪杨曼没主意，什么事都得跟乔乐生商量。她赌气把装修的事交给甜甜，谎称太忙，甩手离去。

乔乐生工作繁忙经常放杨曼的鸽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居然敢怠慢，惹得杨曼终于爆发。乔乐生请杨曼吃饭赔罪，试探说，要不干脆等我把手头案子都处理利索，咱再轻装上轿？杨曼一听更委屈了，威胁乔乐生，再敢说这种“先立业再成家”的鬼话，就一拍两散！乔乐生想先把事业基础夯实了，再享受生活，杨曼偏要事业生活两不误。两人在大街上僵持起来，杨曼撒娇使性，乔乐生连哄带骗，最后索性扛起杨曼塞进了汽车，一路上还争执不休。乔乐生野心勃勃、事业至上，杨曼知足常乐，抓住眼前的幸福不放。两人唇枪舌剑，最后以乔乐生让步收场，看上去杨曼暂时占了上风，其实乔乐生用的是缓兵之计。

新房装修一切顺利，验收时乔乐生却不见人影，董芳忍不住撮火，从装修到现在，都是杨曼一人在张罗，乔乐生也太不像话了！杨曼却为乔乐生辩护，说有董芳帮忙，他最放心。董芳一听更火了，掏出电话打给乔乐生，张嘴一顿连珠炮，批评乔乐生不负责，不关心杨曼，好像是在为杨曼抱不平，实则发泄自己的不满。

杨曼对漂亮的新房很满意，痛快地在验收单上签了字，对董芳充满感激之情。董芳有些酸溜溜，自嘲说，我这人就是贱命一条，不对别人好点儿就觉得对不起自己。杨曼拿出一张名片给董芳，说是一个朋友搞房地产，正在物色装饰公司。

董芳心理这才平衡了一下。杨曼又向董芳发出邀请，说董芳是她请的头一个婚礼嘉宾，发小、媒婆双重身份，务必到场！董芳纠正说，是三重身份，我还是新郎